

## 教师

◎王婉若

晨光刚漫过窗沿时  
他已把教案摊开在桌上  
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  
像在梳理少年们即将展开的日子

课间被围在教室角落  
听某个孩子说着新发现的秘密  
眼神弯成月牙  
把细碎的关心悄悄放进话语里

傍晚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红笔在作业本上移动  
偶尔停下来揉一揉酸胀的肩膀  
窗外传来少年们归家的笑声

多年后在街头偶遇  
曾经的孩子已长成大人模样  
他笑着听对方说起往事  
风里飘着时光酿的暖

粉笔

捏在掌心时带着细微的凉意  
在黑板上划过  
留下白色的痕迹  
像撒下一把把细碎的星光

写公式时它很认真  
画图形时它很耐心  
偶尔断成两截  
也会在地上留下淡淡的印记

一节课下来  
它短了一截又一截  
粉末落在讲台上  
像春天里悄悄落下的花絮

最后变成指尖的白屑  
被轻轻拂去  
却把知识的种子  
种进了少年们的心里

讲台

三尺见方的木质平台  
被无数双脚打磨得光滑  
晨光里它沉默着  
托起一个个站立的身影

上课时它很安静  
听着粉笔划过黑板的声响  
看着台下亮晶晶的眼睛  
把知识的溪流慢慢流淌

偶尔有学生上来分享  
它便成了小小的舞台  
承载着紧张与期待  
也见证着勇气的生长

多年后它依然在那里  
被新的粉笔写满又擦去  
像一位沉默的长者  
守着一代代少年的青春

## 大地的掌灯者

◎陈蓉

夜深了，我路过母校时，又看见三楼那扇窗户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老旧的木窗棂里渗出来，洒在操场的梧桐树叶上，斑驳如二十年前的某个夜晚。我不由驻足，仿佛又看见陈老师伏案的身影——佝偻着背，左手压着作业本，右手握着红笔，一笔一画地批改着我们的童年。

记得那时教室的灯泡总是蒙着灰尘，陈老师便从家里带来一盏台灯。每当暮色四合，那盏灯就在讲台上亮起来，像一枚温润的月亮，照亮我们歪歪扭扭的字迹。她批改作文时有个习惯，总要念出那些精彩的句子。“你们听。”她会突然停下红笔，眼镜滑到鼻尖，“这一句‘春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多美啊。”然后整个教室都会安静下来，听她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把那些稚嫩的文字读成诗。

1998年冬天，学校锅炉房坏了。陈老师每天清早提着一个铁皮热水壶来上课，给我们每个人的搪瓷杯倒热水。轮到最后一个学生时，壶里的水只剩小半杯，她总是自然地转身，把水倒进自己的茶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壶水只够倒满三十个杯子，她从来都是算好了的。某个霜冻的早晨，小舟的手冻得握不住笔，陈老师便握着他的手写字。那一刻，阳光刚好穿过冰花凝结的玻璃窗，把两个人的影子熔成一个，在作业本上慢慢晕开。

最难忘的是她带我们夜观星象的晚上。操场东北角有块塌陷的洼地，她笑着说这是“专属天文台”。当北斗七星勺柄指向正北时，她会突然安静下来，孩子们也跟着安静。天地间只剩下晚风穿过白杨树的声音，和某个远方传来的火车汽笛。“记住你

们看见的光，”她指着星辰说，“有些星星其实已经熄灭，它们的光还在宇宙间行走。老师现在教你们的，也许很多年后才会真正照亮你们。”那时我们不懂，直到多年后在某本书里重逢某个典故，在某个深夜想起某句教诲，才恍然大悟那些光真的穿越了时光。

去年同学聚会，我们终于敢问那个憋了多年的问题：“老师为什么一辈子没要孩子？”她笑着抿了口茶：“你们三十六个，够我忙一辈子了。”窗外突然下起雨，她自然地起身关窗，那个动作让我想起当年她为我们关窗挡雨的样子。小舟现在做了编辑，他拿出刚出版的诗集扉页：“献给陈老师——您教我们书写人间，自己却活成了标点。”老师翻到某一页突然笑出声：“这个字还是当年写错的形状，‘曦’字总少一横。”

离校时已是深夜，老师执意送我们到校门口。经过教室时，她忽然快走几步，熟练地关掉那盏忘了熄的灯。月光下她的白发像落满粉笔灰，关灯的动作却依然利落得像当年下课擦黑板。那一刻我们忽然明白，所谓掌灯者，并非永远举着明灯，而是教会每个孩子自己点燃内心的光，然后微笑着退入黑暗，看我们各自成萤。

如今我也成了写作者，常在深夜台灯下想起那盏旧灯。它照亮的何止是作业本上的横竖撇捺，更是一个个懵懂灵魂通往世界的曲径。那些在深夜里不曾熄灭的灯光，最终都化作大地上的星火，在岁月长河里明明灭灭，却永远有人接着点亮。

就像此刻，我又看见新的灯光在旧窗里亮起。而曾经掌灯的人，正成为光本身。

## 记忆中最亮的星

◎彭晔

是‘树’。我们蹲在地上，用树枝划拉，字便活了。她常说：“字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长在地里的。”

记得那个黄昏，我因家事耽搁，回校取忘带的作业本。教室的门虚掩着，李老师还在里面。我悄悄望去，只见她正就着煤油灯批改作业。灯光昏黄，勾勒出她微驼的背影。她改得很慢，时而蹙眉，时而微笑，用那支红钢笔，在作业本上细细地写着评语。写罢，又伸手揉了揉眼睛，继续下一本。

我立在门外，不敢惊动。忽然明白，为何我们的作业本上总有那么多红字，有时甚至比我们写的还要多。那些笔画，原都是黄夜的心血。

期末考试前，李老师挨家走访。到我家时，天已墨黑。她与母亲在屋里

说话，我躲在门外偷听。她说：“这孩子心思细，文字里有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穷不怕，怕的是心穷。让他读，读出头。”

那句话，如星子落入心湖，漾开圈圈涟漪。那之后，我更加用功，只为不负她那句“读出头”。

后来我果然读了中学，上了大学，文章一次次变成铅字。每次回乡，必去看她。她总是笑着，从抽屉里取出我发表的文章，边缘已经磨毛。“我都收着呢，你们一个个飞出去，就是我最好的作品。”她说。

去年惊闻她病重，赶去医院。她已瘦得脱形，唯眼神依旧清亮。见到我，吃力地抬手，指指窗外：“记得教你们认星星吗？人就像星子，发光的也不一定

最亮，亮的不一定最长久。但只要亮过，就有人记得。”

三日，她如星陨落。而今夜观星，忽见一颗极亮的星子划过夜空，转瞬即逝。我忽然明白，她不就是我记忆中最亮的那颗星吗？虽已远去，却永远悬挂在心灵的天空，指引着方向。

夜风渐起，我合上眼，仿佛又回到那个教室，她站在讲台上，转身写下那个顿笔的“山”字。山在那里，星在天上，她在心里。

人生路上，能遇这般点灯人，幸甚至哉。而最好的怀念，或许就是让自己也成为一颗星，哪怕微弱，也要努力发光，照亮某个行路人的前方。

如此，星光不息，传承不止。

## 山那边的光

◎杨力

校上学，许多孩子因此辍学在家。那天，一个扎着乱糟糟小辫的女孩怯生生问：“老师，您会留下来吗？”

日子艰难得超乎想象。没有宿舍，屋子就住在教室隔出的小间里，夏天闷热，冬天刺骨的冷。饮用水要从一公里外的山泉背回来，晚上只有孤灯相伴。最困难的是，学生们年龄、基础差异极大，六岁的坐不住，十三岁的才刚

学拼音。倪子摸索出了“分级教学法”，将所有孩子分成三个组，轮流授课。下午放学后，他再为跟不上的孩子单独补课。周末，倪子翻山越岭去家访，劝说那些不让女孩上学的家长。其中一个叫小丽的女孩，倪子一连家访了七次，最后她父亲说：“老师，您比我们做父母的还上心，我再不让孩子读书，就不是人了！”

2008年冬天特别冷，教室四处漏风，孩子们冻得小手通红还在写字。倪子拿出半年积攒的八百元钱，买来塑料布和铁钉，一个个窗户钉严实。夜晚寒冷，他把自己的被子给了住校的孩子，裹着大衣烤着火备课。那学期期末，他们班的成绩在全乡拿了第一。

不是没有动摇过。2010年，倪子与大学同学聚会，昔日同窗有的当了校长，有的调往市里，而他还在大山深处守着月薪几百元的岗位，心里不是滋味。那天他喝多了，哭着说想离开大山。孩子们捧着土豆、荞麦饼等在校门口，那点委屈霎时烟消云散。最小的女孩小丫扯他衣角：“老师，您是不是想妈妈了？我可以当您的女儿。”他抱起孩子，泪流满面——这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幸福。

当了二十多年乡村学校的老师，倪子教出了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其中

有二十八人考上了大学，第一个大学生小丽现在已经是乡卫生院的医生。每次收到学生的来信，都是倪子最珍贵的时刻。去年教师节，已经上大的小丫在信里写道：“老师，是您让我知道山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您就像照亮我们走出大山的那盏灯。”

如今山区学校条件改善了许多，有了新校舍，公路宽敞，也有了网络。倪子学会了上网课，即便刮风下雨也不会耽误一节课。乡亲们待他更如亲人，谁家有了新鲜蔬菜总要给他送一把。倪子还在这里成了家，妻子也是当地老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他说是“大山送给我们的礼物”。

很多个傍晚，倪子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欢快地奔向山间小路。那个曾经问他会不会留下的女孩，如今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了倪子的班上。时光流转，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和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光。

今天，粉笔灰染白了倪子的鬓角，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但每当清晨，朝阳升起，书声朗朗，倪子便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倪子说自己不过是一盏普通的灯，却有幸照亮了山里孩子前行的路。

世界那么大，正是这样一盏盏灯，让通往山外的路越发明亮、宽阔。

